

那五

作者：邓友梅

—

“房新画不古，必是内务府。”那五的祖父作过内务府堂官。所以到他爸爸福大爷卖府的时候，那房子卖的钱还足够折腾几年。福大爷刚七岁就受封为“乾清宫五品挎刀侍卫”。

他连杀鸡都不敢看，怎敢挎刀？辛亥革命成全了他。没等到挎刀的年纪，就把大清朝推翻了。

福大爷有产业时，门上不缺清客相公。所以他会玩鸽子，能走马。洋玩意能捅台球，还会糊风筝，最上心的是唱京戏，拍昆曲。给涛贝勒配过戏，跟溥侗合作过《珠帘寨》。有名的琴师胡大头是他家常客。他不光给福大爷说戏、吊嗓，还有义务给他喊好。因为吊嗓时座上无人，不喊好时透着冷清。常常是大头拉个过门，福大爷刚唱一句：“太保儿推杯换大斗，他就赶紧放下弓子，拍一下巴掌喊：一天睡得不够，嗓子发干，听他喊完好也有起疑的时候：“我怎么觉着这一句不怎么样哪？”

“嗯，味儿是差点，你先饮饮场！”大头继续往下拉，毫不气馁。

福大奶奶去世早，福大爷声明为了不让子受委屈，不再续弦。弦是没续，但今天给京剧坤伶买行头，明天为唱大鼓的姑娘赎身。他那后花园子的五间暖阁从没断过堂客。大爷事情这么忙，自然顾不上照顾孩子。

那五也用不着当老子的照顾。他有一群伙伴。三贝子、二额驸、索不堂的少爷、袁官保的嫡孙。年纪相仿，门第相当。你夸我家的厨子好，我称你府上的裁缝强。斗鸡走狗，听戏看花。还有比他们老子胜一筹的，是学会些摩登派的新奇玩意儿。溜冰，跳舞，在王府井大街卖呆看女人，上“来今雨轩”坐茶座泡招待。他们从来不知道钱有什么可珍贵的；手紧了管他铜的瓷的、是书是画，从后楼上拿两锦匣悄悄交给清客相公，就又支应个十天半月，直到福大爷把房产像卖豆腐似的一块块切着卖完，五少爷把古董像猫儿叼食似的叼净。

债主请京师地方法院把他从剩下的号房里掏出来，这才知道他这一身本事上当铺当不出一个大子儿，连换个硬面饽饽也换不来。

福大爷一口气上不来，西天“接引”了，留下那五成了舍哥儿。

二

那五的爷爷晚年收房一个丫头，名唤紫云。比福大爷还小个八九岁。老太爷临去世，叮嘱福大爷关照她些。福大爷并不小气。把原来马号一个小院分给紫云，叫她另立门户，声明从此断绝来往。

紫云是庄子上佃户出身，勤俭惯了的，把这房守住了，招了一户房客。寡妇门前是非多，不敢找没根底的户搭邻居。宁可少收房钱，租与一家老中医。这中医姓过，只有老俩口，没有儿女。老太太是个痨病底儿，树叶一落就马趴在床上下不了地，紫云看着大夫又要看病，又要伺候老伴，盆朝天碗朝地，家也不像个家。就不显山不露水地把为病人煎汤熬药，洗干涮净的细活全揽了过来。过老太太开头只是说些感激话，心想等自己能下地时再慢慢补付。哪知这病却一天重似一天。老太太有天就拉着紫云的手说：“您寡妇

失业的也不容易，天天伺候我我不落忍。咱们亲姐妹明算帐。打下月起咱这房钱再涨几块钱吧！我不敢说是给您工钱。有钱买不下这份情意。”紫云一听眼圈红了，扶着老太太坐在床沿上说：“老嫂子，我一个人好混，不在乎几块钱上。那边老太爷从收了我，没几年就走了。除去他，我这辈子没叫人疼过。想疼疼别人，也没人叫我疼。说正格的，我给您端个汤倒个水，自己反觉着比光疼自己活得有精神。您叫我伺候着，就是疼了我了。这比给我钱强！”又过了两年，老太太觉着自己油碗要干。就把过大夫支出去，把紫云叫到床边，挣扎着倚在床上要给紫云磕头，紫云吓得忙扶住她说：“您这不是净意儿的折我的寿吗？”过老太太说：“我有话对你说，先行个大礼。”紫云说：“咱姐俩谁跟谁呢？”于是过老太太就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，她和过大夫总角夫妻，一辈子没红过脸。现在眼看自己不行了。一想起丢下老头一个人就揪心。这人鹰嘴鸭子爪，能吃不能拿。除去会看病，连个钮扣也钉不上。她看了多少年，没见过紫云这么心慈面软的好人，要是能把老头交给她，她在九泉下也为紫云念佛。紫云回答说：“老姐姐，您不就是放心不下过大夫吗？您把话说到这儿就行了。以后有您在，没有您在，我都把过大夫这个差事当正事办。您要还不放心，咱挑个日子，摆上桌酒，请来左邻右舍，再带上派出所警察，我当众给过家的祖先磕个头，认过大夫当干哥哥！”过老太太听了，对紫云又感激又有点遗憾。和过大夫一商量，过大夫却是对紫云钦敬不已。紫云借过端午的机会，挎了一篮粽子去看福大爷，委婉地说了一下认干亲的打算，探探福大爷的口气。

福大爷说：“从老太爷去世，你跟那家没关系了。别说认干亲，你就嫁人我们也不过问。”紫云擦着泪说：“大爷虽然开通，我可不敢忘了太爷的恩典。”六月初一摆酒认干亲，紫云不记得自己父母姓什么，多少年来在户口上只写“那氏”二字，席间她又塞给警察一个红包。请他在“那”字之下加个“过”字。正式写成过大夫的胞妹。

过老太太言而有信，这事办完不久就驾鹤西逝了。紫云正式把家管了起来。人们为此对她另眼相看，称呼她云奶奶。

三

听说那五落魄，云奶奶跟哥哥商量，要把他接来同住。她说：“不看金面看佛面。不能让街坊邻居指咱脊梁骨，说咱不仗义。”过大夫对这老妹妹的主张，一向是言听计从的。就到处打听那五的行止，后来总算在打磨厂一家客店找到了他。穿的也还体面。过大夫说明来意。本以为那五会感激涕零的，谁知那五反把笑容收了，直嘬牙花子。

到您那儿住倒是行，可怎么个称呼法儿呢？我们家不兴管姨太太称呼奶奶！

得脸色都变了，恨不能伸手抽他几个嘴巴。甩袖走了出来。回到家不好如实说，只讲那五现在混得还可以，不愿意来，不必勉强吧！

云奶奶不死心，再三追问，过大夫无法，就如实告诉了她那五的原话。云奶奶叹口气说：“他们金枝玉叶的，就是臭规矩！他爱叫我什么叫什么吧。咱们又不冲他，不是冲他的祖宗吗？他既混得还体面，不来就罢了。”谁知过了几天，那五自己找上门来了。进门又是请安，又是问好，也随邻居称呼“云奶奶”，叫过大夫“老伯”。尽管辈分不对，云奶奶还是喜欢得坐不住站不住。云奶奶问他：“我怕你在外边没人照顾，叫你搬来你怎么不来？”那五说：“说出来臊死人，我跟人合伙做买卖，把衣裳全当了作本钱，本想货出了手，

手下富裕点，买点什么拿着来看您，谁想这笔买卖赔了……"云奶奶说："自己一家人，讲这虚礼干什么？来了就好。

外边不方便，你就搬来住吧。"

那五难道是个会做买卖的人么？

买卖是做了一次，但没成交。天津有个德国人，在中国刮了点钱，临回国想买点瓷器带走。到北京几处古玩店看了看，没有中意的。那五到古玩店卖东西，碰上他在看货，就在门外等着。等外国人出来，就上去搭讪，说自己是内务大臣家的少爷，倒有几宗瓷器想出手，可以约个时间看看。外国人要到他府上拜访，他说这事要瞒着家里进行，只能在外边交易。

约定三天后在西河沿一家客店见面。那五并没瓷器。

但他知道索家老七从家中偷出一套"古月轩"来，藏在连升客栈。索七想卖，又怕家里知道不饶他。那五就找索七说，现在有个好买主，买完就运出中国。不会暴露，又能出大价。

你出面怕引起府上注意，我担这个卖主名义好了。事情成了，我按成三破四取佣金，多一个大子儿不要。可你得先借我几十块赎赎当，替我在这客栈包一间房，要不够派头，外国人就不出价儿。索七少比那五还窝囊，完全依计照办。过大夫来找那五时，那五刚搬进客店，还在作发财梦，当然毫不热心。

索七嘴不严，这事叫廊房头条的博古堂古玩店知道了。博古堂掌柜马齐早知道索七偷出这套东西来，一直想弄到手，谈了几次都因为要价高没成交。可是东西看到过，真正的"古月轩"，跟他所收藏的几个小碗是一个窑。恰好德国人来他店中看货。他就悄悄吩咐大伙计，把几个"古月轩"的小碗摆到客厅茶几上。外国人看完货，他让到客厅去休息。假作毫不在意的样子，提起茶壶就往那"古月轩"碗里倒茶，并捧给了德国人。德国人接过茶碗一看，连口称赞，奇怪地说："你们柜上摆的瓷器都并不好，怎么平常用的茶具反倒十分精美？"马齐一听，哈哈大笑，说："你要喜欢，卖给你，比你认为不好的任何一种都便宜，连那一半钱也不值！"德国人说："你开玩笑？"马齐说："完全实话。"

德国人问："为什么？"

马齐说："这是假的，你看不中意的那些是古瓷，这是当今仿制品！买瓷器不能光看外表！要听声、摸底儿，看胎！"他说着从前柜拿来一件瓷器，一边比较一边讲，把个外国人说得迷迷糊糊。最后他把没倒茶的两个碗叫学徒用棉纸包了，放到德国人跟前说："买卖不成仁义在，这一对不值钱的假货送你作纪念！"那德国人把这碗拿回去，反复地看。没两天就把"假瓷"的特征全记在心里了。等他去客栈拜访那五时，那五一打开箱盖他就笑了起来。这不和博古堂送他的假货一模一样吗？但他却出于礼貌并不说破。问了一下价钱，贵得出奇。再看那五住的这么寒酸，也不像个贵胄子弟，连说"NO，NO"，起身走了。他很感激博古堂的掌柜教给他知识。到那儿把柜台上摆的假瓷器当真货扫数买走，高高兴兴回德国了。

买卖不成，索七怪那五作派不像，逼着叫他还赎当的钱。

也不肯付房间费。那五把赎出来的衣服又送回当铺，这才投奔云奶奶来。

过了不久，马齐终于由人说合，只花了卖假瓷器的一半钱，把索七的真货弄到了手。等索家发觉来追查时，他早以几倍的高价卖给天津出口商蔡

家了。

四

云奶奶是自谦自卑惯了的，那五肯来同住，认为挺给自己争脸。就拿他当凤凰蛋捧着。

那五虽说在外边已混得没了体面，在这姨奶奶面前可还放不下主子身分。嘴里虽称呼“云奶奶”，那口气态度可完全是在支使老妈子。他是倒驴不倒架儿，穷了仍然有穷的讲究。窝头个儿大了不吃，咸菜切粗了难咽。偶尔吃顿炸酱面，他得把肉馅分去一半，按仿膳的作法单炒一小碟肉末夹烧饼吃。云奶奶用体己钱把衣裳给他赎出来之后，他又恢复了一天三换装的排场。换一回叫云奶奶洗一回，洗一回还要烫一回。稍有点不平整，就皱着眉说：“像牛嘴里嚼过似的，叫人怎么穿哪？”云奶奶请来这位祖宗，从早到晚手脚再没有得闲的时候了。

过大夫仍住在南屋。那五来后，他尽量的少见他少理他。

可他还是忍不住气。有天就借着说闲话儿的空儿对那五说：“少爷，我们是土埋半截的人了，怎么凑合都行，可您还年轻哪。总得想个谋生之路。铁杆庄稼那是倒定了，扶不起来了。

总不能等着天上掉馅饼不是？别看医者小技，总还能换口棒子面吃。您要肯放下架子，就跟我学医吧。平常过日子，也就别那么讲究了。”那五说：“我一看《汤头歌》、《药性赋》脑壳仁就疼！有没有简便点儿的？比如偏方啊，念咒啊！要有这个我倒可以学学。”过先生说：“念咒我不会。偏方倒有一些，您想学治哪一类病的呢？”那五说：“我想学打胎！”

有的大宅门小姐，有了私情怕出丑，打一回不给个百儿八十的！”过先生一听，差点儿背过气去！从此不再理他——那年头不兴计划生育、人工流产，医生把打胎看作有损阴德的犯罪行为！

五

那五在云奶奶家住了不到一个月。虽说饭来张口，衣来伸手，可耐不住这寂寞，受不了这贫寒。好在衣服赎出来了，就东投亲西访友想找个事由混混。也该当走运，他随着索七去捧角儿，认识了《紫罗兰画报》的主笔马森。马森见那五对梨园界很熟，又会摆弄照相机，就请那五来当《紫罗兰画报》的记者。

这《紫罗兰画报》专登坤伶动态，后台新闻，武侠言情，奇谈怪论。社址设在煤市街一家小店里。总共两个人。除去马森，还有个副主笔陶芝。这两人两个作派。马森是西装革履，陶芝是蓝布大褂。马森一天刮两次脸，三天吹一次风。陶芝头发披到耳后，满脸胡子拉茬。这办公室屋内只有两张小桌，三把椅子。报纸、杂志全堆在地下。那五上任这天，两位主笔请他到门框胡同吃了顿爆肚，同时就讲明了规矩：他这记者既不拿薪金也没有车马费。

稿费也有限。可是发他一个记者证章，他可以凭这证章四出活动，自己去找饭辙。

那五一听，这不是涮人吗？但已答应了，也不好拒绝，决定试试看。他干了两个月，结识了几个同行，才知道这里大有门道。写捧角儿的文章不仅角儿要给钱，捧家儿也给钱。平常多遛遛腿儿，发现牛角坑有空房，丰泽园卖时新菜，就可以编一篇“牛角坑空房闹鬼”的新闻，“丰泽园菜中有蛆”的来信，拿去请牛角坑的房东和丰泽园掌柜过目。说是这稿子投来几天了，我

们压下没有登。都是朋友，不能不先送个信儿，看看官了好还是私了好！买卖人怕惹事，房东怕房子没人敢租。都会花钱把稿子买下来。那五很得意，觉着又交上了一步好运。

《紫罗兰画报》连载着言情小说《小家碧玉》，作者是正在发红的“醉寝斋主”。不知为什么，发到第十六回，斋主不送稿子来了。正好那五在报社。陶芝委托他去拜访醉寝斋主。

带去稿费，索取下文，告诉那五这“醉寝斋”在莲花河后身十号。

六

这莲花河在石头胡同背后，一条窄巷，有三五户民宅。十号是个砖砌的古式二层楼，当中一个天井，院角有一条一踩乱晃、仅容一个人走动的楼梯。一转遭儿上下各有几间房子，家家房门口都摆着煤球炉子、水缸、土簸箕。那五正在院子观望，从楼梯上下来两个人。一个是烫着发、描着眉、穿一件半短袖花丝绉旗袍、软缎绣花鞋的女人；一个是穿灰布裤褂、双脸酒鞋，戴一顶面斗帽的中年男人。这两人一见那五，交换一下眼色就站住了。男人问：先生，您找谁？

兴地冲女人一甩头，两人走了。那五弯腰绕到楼梯下，才看见有个挂着竹帘的小房。门口用白梨木刻了个横额“醉寝斋”。

这房里外两间。里间什么样，因为太黑。看不清楚。外间屋放着一张和这房子极不相称的铁梨木镶螺钿的书桌。两把第一监狱出产的白木茬椅子和一把躺椅。书桌上书报、稿纸、烟盒、烟缸、砚台、笔筒堆得严严实实。随着脚步声，从里间屋门口钻出一个又瘦又高、灰白面孔留着八字胡的人来：“您找谁？”“醉寝斋主先生住这儿？”

“就是不才，请坐，您从哪儿来？”

“报社，主笔叫我取稿子来了。”

“噢，坐，坐，这两天应酬太多，忙懵了，把您这个碴儿忘了！”“哎哟，就等您的稿子出版呐！”

“甭忙，您坐一会，现写也来得及，上一段写到哪儿啦？”“啊？”那五并没看这几版小说，红了脸。斋主一笑说道：“没关系，您不记得不要紧，我这儿有帐！”他坐到书桌前，从纸堆中拉出个蓝皮儿的流水帐本，翻了几页问：“在您那儿登的是燕双飞吧？”那五说：“不，我们是《紫罗兰画报》，登的是《小家碧玉》。”《小家碧玉》，斋主把帐本掀到底，扔到一边，又拉过一本帐来，翻了翻说：“啊呀，这《小家碧玉》在哪本账上呢？”

噢，有了！”他又扔下这本账，从抽屉里找出本毛边纸订的一厚册稿子，找到用金枪牌香烟盒隔着的一页，笑道：“您好运气，不用现写，抄一段就完了。”马上铺下一张格纸，拿起毛笔，刷刷刷抄了起来。那五临来受了指教，便把一张一元钱的票子捏在手中，转眼斋主把稿子抄好，叠起来放进信封，那五便把那一元票子放在了桌上。斋主看了一眼钞票，却不动它。回身冲里屋喊道：“来客人了，快沏茶呀！”屋里走出个五十来岁的妇女，圆脸，元宝头，向那五蹲了蹲身说：“早来了您哪，请坐您哪！这浅屋子破房的招您笑话。”就提起一把壶，伸手从桌上抄起那一元钱说：“我打水去。”那五问道：“我看外边的小报上，全在登您的小说，你同时写几部呀？”“八、九部！”

“全写好了放在那儿？”

“不，写一段登一段，登一段吃一段。”“刚才我看这《小家碧玉》不是

全本都写好了吗？““哦，那是二手活。”“什么是二手活？”

斋主告诉他，有人写了小说，可是没名气，登不出去。也有人写来消遣，却不愿要这名气。还有人写好了稿子，急着用钱，等不及一段段零登。他们就把稿子卖了。斋主买下来，整趸零售，能赚几分利！”那五奇怪的说：“照这么说，只要有钱买稿，自己不动手也能出名喽？”斋主说：“当然，这是古已有之的。明朝有个王爷，一辈子刻了多少部戏曲，没一个字是他写的！”那五听了，眉开眼笑，拿真话当假话说：“明儿一高兴我也买两部稿子，过过当名人的瘾。”斋主正色说：“像您这吃报行饭的，没点名气到哪儿都矮一头，玩不转，应该想办法创出牌子来。再说买来稿子您总得看，不光看还要抄。熟能生巧，没有三天力巴，慢慢自己也就写了。写小说这玩意是层纸窗户，一捅就破。”说来说去，斋主把一部才买到手的武侠小说《鲤鱼镖》卖给了那五。要价一百大洋。那五正拿着甘子千造的假画要去当，这下就更鼓起了兴头。等他分到三百元当价后，从便宜坊出来就直接来到了“醉寝斋”，对斋主说：“钱我是带来了，得先看看货啊？”斋主说：“您又老斗了不是？买稿子这玩意不能像买黄瓜，反过来调过去看，再掐一口尝尝。您把内容看在肚子里，放下不买了，回头照这意思又编出一本来我怎么办？隔山买老牛，全凭的是信用。”那五把钱在手里掂了又掂，拿不定主意。斋主一拍桌子说：“罢了，我交你这个朋友了！”回身进里屋，从床下找出个破鞋盒子，在那里边掏出一本红格纸的稿本，拿到门外拍打拍打尘土，交给那五说：“你先看看回目吧！”那五看看回目，倒也火炽热闹。可掂掂分量，看看厚薄说：“这哪能分一百段登啊？我一百块钱买下来，登三十段完了……”斋主说：“说您年轻不是？名利是一回事，可不能一块来。

您不是先求名吗？这稿子写得好，保您一鸣惊人！出名以后再图利！”那五把钱交了出去，夹着稿子出来，自己没顾上看就交给编辑部，请求逐段发表。马森收下，一放个把月，没有回音。他每次问，马森都说：“还没看完，我看还不错。”可就不提发表的事。那五向陶芝打听消息。陶芝笑道：“那人卖给你稿子，就没告诉你登稿子的规矩？”那五问：“我看咱们登醉寝斋主的稿子也没有什么规矩呀，不就发一段给一块钱吗？”副主笔笑了起来。对他说：“醉寝斋主好比马连良，是唱出名的了，他只要登台就不怕没人捧场。您哪，好比票友，票友唱戏不能挣钱，而要花钱。租场子自己出钱，请场面自己出钱，请人配戏自己出钱，临完还要请人吃饭、送票，人家才来捧场。演员唱戏为的是吃饭。票友唱戏是图出名，图找乐子！捧红了自然也能下海，可先得自己花钱打下底儿来。”那五又掏出一百元，请陶芝给他开个名单，在宴宾楼请了一桌客。《鲤鱼镖》这才以“听风楼主”的笔名登载出来。

自这天起，有些朋友见面就叫他“作家”，祝贺他“一鸣惊人”，说是重振家声大有把握了。那五嘴上谦虚，可心里就像装了四两烧刀子，晕乎乎热腾腾，说话声音也变了，走道脚下也轻了，觉得二百大洋花得不屈。尽管那张假画露了马脚，烧刀子：白干酒。

逼他又卖了套西服才填上坑。有这成名成家的路子鼓劲，竟没挫了他的锐气。

小说登到七八段上，情形有点不对了。不知是陶芝开的名单不全，怠慢了什么人，还是有人故意为难。另外几家小报上，出现了评论《鲤鱼镖》的文章。这些文章连挖苦带骂。

有说他偷的，有说他剽的，有说他“热昏妄语，不知天高地厚”的。还

有人查出来"听风楼主者某内务府堂官之后也。其祖上曾受恩于八卦门某拳师，故写小说贬形意而捧八卦云云。"那五有点沉不住气。他跑去找醉寝斋主。问他说："您这稿子犯了点什么忌讳吧？怎么招来这么多闲话呀？"斋主这本稿子本是花了十块钱向一位烟客买的，自己并没看过。就双手抱拳说："我说您一鸣惊人不是？这儿给您道喜哪！一有人挑眼您就快红了。当初我专门花钱请人写稿骂我呢！您想想，光登小说，你的名字不是三天才见一回报吗？别人一评论，骂也好，捧也好，一篇文章中你这名字就得提好几回，还怕众人记不住？再说，天下之事，成破相辅，大凡有人骂的，相应就会有人捧，他们斗气儿，您坐收渔人之利，岂不大喜？"那五听了，觉得确有此理，又转愁为乐。可没乐了几天，这天一进编辑部马森就递过一封信来说："五爷，这是您的信，咱们合作原本是好换好，您可千万别连累我们哥俩。给我们留下《紫罗兰》这块地盘混粥喝吧！"口气这么重，那五自然是看作玩笑。等打开信封一看，他这才明白自己落在井口下，正往水深处坠呢。

这是一张宣纸八行朱栏，用浓墨行书写道："听风楼主那先生台鉴。兹定于本月初六、午后三时，在大栅栏福寿境土膏店烹茶候教。如不光临，谨防止戈。言出人随，勿谓言之不预也！"署名是："武存忠"。

他问马森："这武存忠好耳熟，是干什么的？"马森没说话，把一张小报扔给他。那上边用红墨水圈了一篇小文章："武存忠年老体衰，力辞某县长镖师之聘！"下边说武存忠乃形意门传人，清末在善扑营当过拳勇，民国以后在天桥撂场子卖艺，"七七事变"后改行打草绳。

近来有位县长以重金礼聘他去当保镖，他力辞不任。那五看完，马森加了一句："你听说前些年有个俄国大力士在中山公园摆擂台，谁要打败他，他让出十块金牌这件事不？"那五说："不就是叫李存义扔下台去，摔折一条腿的那回吗？"马森说："对了。武存忠是李存义的师哥！"那五一听，后脊梁都潮了，带着哭声说："他见我一来劲，不得把我劈了吗？"马森埋怨他说："登小说就登小说不结了，你胡扯八卦形意的门户之争干什么？"那五说："老佛爷，我哪儿懂哪！那不是买来的稿本吗？"陶芝见他怪可怜，就安慰说："你也别急，这路人多半倒讲情面。你去了多磕头少说话，他见你服了软，也未必会怎么样。"马森说："你可不能不去，你要不去他敢来把这客店拆了，到时候咱包赔不起！"打这天起，那五三天之内没吃过一顿整桩饭，没睡过一宿踏实觉。

七

初六这天，偏又是大热天，晒得树叶发蔫、马路流油。他一步挪不了三寸地来到大栅栏。从钱市拐进一个巷子，见一家门口大白瓷电灯罩上写着"福寿土膏店"，就推门进去。迎门却是个楼梯，阴暗、潮湿，他上了楼梯，这才看见两边都挂着白布门帘。掀开一个探探头，就有个中年胖子摇着蒲扇拦门坐着："您买烟？""我找个人，武存忠……"

"那边雅座二号。"

那五又掀帘进了另一间屋。这屋是一长条房子，被两排木隔栅隔着。每边四个小门，门上悬着半截布帘，帘上印着号头。他找到二号，轻轻问了声："武先生在吗？"里边没有动静。这时过来个女招待，手中托着擦得锃亮的烟具，冲他努努嘴。那五感谢地点点头，掀帘走了进去。屋子很小，只有一张烟榻一把椅子，但收拾的干净雅致。榻上铺着凉席枕席，墙上挂着字画。一个穿白竹布裤褂，胸前留着长髯的老人仰面躺着，两目微合，似睡非睡，

似醒非醒。

那五轻声说：“武先生，我遵照你的吩咐来了！”老头连眼皮都没哆嗦一下。那五迟疑片刻又退了出去，站在门外不知如何是好。恰好那女招待又走了过来。那五掏出一元一张钞票，往女招待围裙的口袋里一塞说：“武先生高睡了。您找个地方叫我歇一脚，等他醒了叫我一声。”女招待笑笑，用手指指二号门，摇摇手，推那五一把，又指指门，径自走了。

那五第二次又进到二号房，一声不响地站在榻前等武存忠睁眼。那五走了一路，早已热了。偏这大烟馆的规矩是既不许开窗户，又不能安电扇的。他站在那儿只觉着脸上身上，汗珠像小虫似的从上往下爬。心里急得像有团火，却又不敢露出焦急相。站了足有五分钟，看老头还没有睁眼的样子，那五心一横就在榻前跪下了。

武先生，武大爷，武老太爷！我跟您认错儿。我是个混蛋。什么也不懂，信口雌黄。

您大人不见小人怪，犯不上跟我这样的人动肝火！我……”老头绷着绷着，噗哧一声笑了出来。欠起身说：“起来起来，别这样啊！”“我这儿给您赔礼了！”那五就地磕了一个头，这才起来。

武老头笑道：“看你写得头头是道，还以为你是个练家子呢！”那五说：“我什么也不是，马勺上的苍蝇混饭吃！”武老头问道：“既是这样，下笔以前也该打听打听，不能乱褒乱贬哪。”那五说：“哎哟我的大爷，跟您说实话吧，那小说也不是我编的，我是买的别人的。

图个虚名，没想惹您生了这么大气！”老头哈哈笑了起来，那五一个劲儿服软，他早消了火了。

口气和缓了一点说：“你坐，会抽烟吗？”那五坐下。武存忠问了他几句闲话。打听他家庭出身，听说他是内务府堂官的后人，不由得叹了口气。

说起来有缘，那年我往蒙古去办差，回来时带了蒙古王爷送给你祖父的礼物。我到府上交接，你祖父还招待了我一顿酒饭。内院我当然见不着，就外院那排场劲儿我看了都眼晕哪！当时我就想，太过了，太过了！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。

照这么挥金如土，是座金山也有掏空的日子。儿孙们不知谋生之难，将来会落到哪一步呢？你现在就凭胡诌乱扯混日子？”

那五红着脸点点头。

武存忠说：“你还年轻，又识文断字，学点生技还来得及。

家有万贯不如薄技在身。拉下脸面，放下架子，干点什么不行？凭劳动吃饭，站在哪儿也不比人低，比当无业游民不强吗？”“是您哪！我爸爸死得早，没人教训我，多谢您教训我。”武存忠见那五虽然油腔滑调，倒也有几分诚心感谢他的意思，就说：“我在先农坛坛根儿住。攒钱买了架机器打草绳子。你别处混不上了，上我这儿来，你又识字，我正少个帮手！”那五心想，他可太不把武大爷当神仙了，我这金枝玉叶，再落魄也不能去卖苦大力呀！可又不敢让武老头看出他瞧不起这行当，忙说：“我现在还混得下去。将来短不了麻烦您！”武存忠看出他不愿意，也不再劝。就告诉他小说这段公案算是了啦。原来有几个师兄弟很不忿，当真想找到《紫罗兰》把那报社砸了，是他把事按住，决定先和这“听风楼主”谈谈再作道理。他作主了结，别人也不会再缠着不放。那五连声称谢，又鞠了几个躬，这才告辞。武存忠挡住他说：“别忙，既叫你来了不能叫你白来。中国的武术是衰落了，国家

不振，百业必定萧条。不过各派里人才还是有一点。你出去宣传宣传，也给咱们习武的朋友们壮壮气儿。老朽是没什么真本事的，给你表演个小招儿解闷吧！老三！”这时隔壁就有人虎声虎气地应声：“在！”“点灯去！”武存忠下榻，提上鞋，紧紧腰上的板带领头出了二号门。

这时走廊站着有四五个汉子。有两个年轻人搭过一张桌子来，女招待帮忙点上了三盏大烟灯。

这些精壮汉子，见了那五都互送眼色咧开嘴笑。那五有点胆怯。武存忠说：“你甭担心，这都是我的徒弟。本来我们以为你是会个三门科四门斗的，提防着要交手。现在好了，和为贵！大家交个朋友吧！”说话间就又聚来了几个闲人，把走廊围满了。

这大烟灯乃是山西出品，名叫“太谷灯”，一个茶杯粗细，下边是个铜盏，上边的玻璃罩是用半寸厚的玻璃砖磨成，立在那儿像个去了尖的小窝头。平常要俯首向下，对准那圆口才能吹熄。女招待把它点亮之后，一个徒弟就把它从里向外摆成直溜溜的一排。武存忠自己看了看，亲自又校正了一下位置。然后退到五步开外，骑马蹲裆式站好，猛吸了一口气，板带之下腹部就鼓起个小盆。武存忠稍稍晃了晃膀子，站稳之后，“呼”的一口把气喷出。只见三个烟灯一齐火苗摇摆，挨次熄灭了。两边看的人齐声喊了声“好！”武存忠双手抱拳说：“献丑献丑。老了，不中用了。白招列位耻笑。”那五两腿发颤，觉得连汗都变凉了。他挣扎着雇了辆三轮，回到编辑部。向两位上司报告这段险遇，两人听了同声祝贺，一同请他去丰泽园，要了个菜，一壶酒为他压惊，席间马森把《鲤鱼镖》原稿奉还，说是不宜再往下刊登。

同时也表示，那五已成了著名人物，《紫罗兰》树矮难栖金凤凰，收回了那个珐琅的记者证章。

八

自从当记者之后，那五自己在南城租了间小房，和紫云断绝了来往。这时眼看房钱既拿不出来，饭钱也没着落，厚着脸皮买了盒八大件，去看云奶奶。哪知几个月没见面，情况大变。老中医已经由于急症去世，院里一片凄凉景象。紫云奶奶正在给人成盆地洗衣裳。一见那五进门，就哭了。抽抽噎噎地说：“我没照顾好你。叫你吃不爱吃，喝不爱喝的，把你气走了。可你也太心狠。再不好我们不是亲眷吗？那家的人还剩下谁呢！别看家业旺腾的时候大门口车轿不断流，一败落下来谁还认这门亲？咱俩不亲还有谁亲？”几句话说得那五鼻子也酸溜溜的，低低叫了声“奶奶！”这一声不要紧，老太太又哭了！“哎哟，你别折我的寿。你要心疼我孤苦零仃的，打今儿就别走了。我给人洗衣服做针线，怎么也能挣出两口人的吃喝来！等你成了家，我伺候你们俩口子。有了孩子，我给你看孩子，只要不嫌我下贱就成！叫什么随便！”那五答应下来。紫云高兴地连声念佛说：“你只管呆着，爱看书看书，爱玩就玩。只要你不走，我就有了主心骨了。你坐着，我给你打扫房子去！”紫云把老中医住的房子给那五收拾好，叫他过来看，还有哪里不如意的，再给他拾掇。那五一看，屋中只有一床一桌一把椅子，倒也干净。外间屋还放着两个花梨木书架，上边堆满线装书。他随手翻了翻。除去些《灵枢经》、《伤寒论》就是几本《四书集注》、《唐诗别裁》。紫云就说：别的全卖了发送老头了。只剩下这两架书，他的几个徒弟拦着不让卖，说要卖的话他们买，省得值仨不值两地便宜了打鼓的。

他们这一说，我琢磨兴许有值钱的书，就说等你来再定。要卖要留

等你的话。你拣拣，凡是你想要的就留下，不要的送他们得了，老头临死，几个徒弟跑前跑后没少出力，我没什么报答人家的，这也算个人情。”那五大大方方地说：“您叫他们把书拉走，光把书架儿留给我就行。”打这天起，紫云脸上有了点笑容。她把那五的衣裳全翻出来，该洗的，该浆的，补领子，缀纽扣，收拾得整整洁洁。

有点余钱就给他几角，叫他到门口书摊上租小说看，那五租了几本《十二金钱镖》，看着看着，又想起醉寝斋主卖他稿子这事来。觉得不能这么便宜这老小子。这天推说要去看个朋友，向云奶奶要钱坐车。紫云把刚收来的两块钱工钱全给了他，说：“出去散散心也好，省得憋闷出病来！可记住，别跟那些嘎杂子打连连，咱们是有名有姓的人家！”一连气的粗茶淡饭，那五觉着肠子上的油都刮干了。出门先到东四拐角喝了碗炒肝。又到隆福寺吃了碗羊双肠。这才坐电车奔珠市口。来到醉寝斋，一掀帘，斋主趿着鞋忙迎了出来。拉着手问：哟，您是发财了吧，怎么到处打听就问不出您的下落？我还能不发财吗？差点叫武存忠打折脊梁骨！”斋主说：“这也怨你，哪有买来的文稿就一字不动往外登的？你把形意门八卦门这些词儿一改，编个什么雁荡派、剑门派不就百无事了？这些旧话不用提，当前正有一注子财等你去取！”那五说：“您可别拿我离嘻！”斋主说：“信也罢不信也罢，你先坐一会，我去去就来。”斋主把那五稳住，倒上杯茶，走出门去，听脚步声是上了楼。过了一顿饭时，领进一个人来说：“您不总想见见那少爷吗？今天碰巧驾临茅舍了！我介绍一下，这位是贾凤楼老板！”那五认出是头天来时指给他们的那个中年男人。忙站起身来，点了点头：“咱们见过！”“可不是吗？那天我眼睛一搭，就看着您出众！”

就看着您不凡！说句不怕您生气的话，我打心里不知怎么的就这么爱您，能让我当面和您叙谈一次，这辈子都不枉做人……”“不敢当，不敢当，您太客气了！”“这是打心眼里掏出来的真话！后来一打听，您敢情是那大人府上的少爷！我简直想打自己两嘴巴；这么高贵的人物，我这种贱民怎么敢妄想攀附哪？”

斋主插言说：“那少爷可就是和气生财，从不拿大！”“是啊！我这高邻可再三介绍，说您不摆架子，最开通不过！我就说，您再来了，无论如何，赏光到舍下去坐一会，咱们认识一下。”那五说：“您太抬爱了！我不过是沾祖上一点光，自己可是不成材的，您快坐！”贾凤楼就笑着对斋主说：“我看就请我那边坐吧。”斋主对那五说：“刚才我一提您来了，贾老板就派人叫菜，却之不恭，您就移步吧！”那五推辞说：“初次见面这合适吗？这么着，咱们上正阳楼，我请客！”“不赏脸不是？”贾凤楼说，“我妹妹也想见您，要不叫她来劝驾？”斋主就拉着那五胳膊，连搀带架，三人上楼去。

贾凤楼住着楼上四间房，他和他养妹凤魁各住一间，两间作客厅。凤楼把那五让进北边客厅。墙上悬挂着凤魁放大的便装照片和演出照片。镜框里镶着从报纸上剪下的，为凤魁捧场的文章。博古架上放着带大红穗子的八角鼓。一旁挂着三弦。红漆书桌蒙着花格漆布，放了几本《立言话刊》、《三六九画报》和宝文堂出的鼓词戏考，戏码摺子。茶几上摆着架支着大喇叭的哥伦比亚牌话匣子。那五这才知道贾家兄妹是作艺的。坐下之后，斋主就介绍说：“那少爷专听京评剧，不大涉足书曲界，您有空去听听，凤魁姑娘的单弦牌子曲，是正宗荣派，色艺双佳！”那五欠身说：“有机会一定领教。”

凤楼说：“那少爷哪有功夫赏我们脸呢？舍妹的活儿太粗俗，有污耳音。

“这可是客气话！”斋主一本正经地说，“风魁不光艺术精湛，而且最讲情义，最讲良心。我常说，捧角儿的主儿要碰上凤姑娘，是修来的造化。”那五心想：你别摆罗圈阵。捧大鼓娘我爸爸最拿手。我有这心也没这力！

这时一掀门帘，贾凤魁进来了。

贾凤魁今天没涂脂粉，只淡淡的点了点唇膏，显得比头次见面年轻不少，多说也不过十七八岁。穿了件半截袖横罗旗袍。白缎子绣花便鞋，头发松松的往耳后一拢，用珍珠色大发片卡住，鬓角插了一朵白兰花。她笑一笑，不卑不亢地双手平扶着大腿，微微朝那五一蹲身。

迎接晚了，少爷多包涵，请那屋用点心吧。

桌上已摆下了几个烧碟，一壶白酒，一壶花雕。

饮酒之间，无非还是说些奉承那五的话。那五几杯落肚，架子就放下来了。开始和贾凤魁说起逗趣的话来。凤魁既不接碴儿，也不板脸。仿佛她是个局外人。有时听他们说话拣个笑，有时两眼走神想自己的心思。

饭后贾凤楼又把客人往另一间客厅让，斋主推说赶稿儿，抢先溜了。凤魁要收拾残席，告便留下。那五也要告辞，贾凤楼拉住他说：“我正有事相求，话还没说到正题上，您哪能走呢？”那五只得又坐了下来。

贾凤楼让过一杯茶后，对那五说：“如今有一注财，伸手可取，可就少个量活的，想借少爷点福荫。”那五知道“量活”是作帮手的意思。就问：“什么事呢？”“有位暴发户的少爷，这些日子正拿钱砍舍妹。我们是卖艺不卖身的！”那五说：“可敬，可敬。”

贾凤楼说：“话说回来，没有君子，不养艺人。人不能随他摆弄，钱可得让他掏出来。

他们囤积居奇，钱也不是好来的，凭什么让他省下呢？”那五说：“有这么一说，可怎么才能叫他既摸不着人，又心甘情愿的花钱呢？”贾凤楼说：“得出来另一个财主，也捧舍妹，舍得拿钱跟他比着花！他既爱舍妹又要面子，不怕他不连底端出来。钱花净了还没压过对手，不怕他不羞惭而退！”那五说：“我明白了。您是叫我跟他比着往令妹上扔钱！”“着，着，着！”那五一笑。嘲弄的说：“这主意是极好，我对令妹也有爱慕之心，可惜就是阮囊羞涩。

贾凤楼说：

得了手我倒是要给您谢仪呢！”那五这才郑重起来，精神抖擞地问：“你细说说这里的门子。谢仪我不指望，可我为朋友决不惜两肋插刀！”

贾凤楼说：“有这句话，事情成了一半了。打明儿起，您天天到天桥清音茶社听玩意去。到了那儿自有人给您摆果盘子送手巾把，您都不用客气。等舍妹上台后，听到有人点段，您就也点。他点一段您也点一段，他赏十块，您可就不能赏十块，至少也得十五，多点儿二十也行！”那五说：“当场不掏钱吗？”贾凤楼说：“当然得现掏，不过您别担心，到时候我会叫送手巾把的人把钱暗地给您送去。我送多少，您赏多少，别留体己，别让茶房中间抽头就行！活儿完了，咱们二友居楼上雅座见面，夜宵是我的。亲兄弟明算帐，谢仪我也面呈不误！”那五兴致勃勃地说：“行！情好吧！”

“不过……”贾凤楼沉吟一下，压下声音说，“此事你知我知，万不可泄露。还有，您得换换叶子！”“什么叫叶子？”“就是换换衣裳。您这一身，一看是个少爷。少爷们别看手松，可底不厚，镇不住人。因为钱在他老子手里。花的太冲了还让人起疑。您得扮成自己当家、有产有业的身份。”“行！

"那五笑道，"装穷人装不像，作阔佬是咱的本色！""要不我头一眼就看着您不凡呢？"临走，贾凤楼把个红纸包塞在那五手中说："进茶社给小费，总得花点。这个您拿去添补着用。"那五客气地推辞了一下。贾凤楼说："亲是亲，财是财，该我拿的不能叫您破费！"

九

那五回到家，却跟云奶奶说，有个朋友办喜事，叫他去帮着忙活几天。云奶奶说："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，朋友事上多上点心是好事。"那五说："可我这一身儿亮不出去呀！"

想找您拆兑俩钱，上估衣铺赁两件行头。"云奶奶说："估衣铺衣裳穿不合体，再说烧了扯了的他拿大价儿讹咱，咱赔不起。我这儿有爷爷留下的几件衣裳，都是好料子。我给你改改，保你穿出去打眼。"说着云奶奶就给那五量尺寸，然后从樟木箱中找出几件香云纱的、杭纺的、横罗的袍子、马褂，让那五挑出心爱的，连夜就着煤油灯赶作起来。那五舒舒服服睡了一觉，第二天一睁眼，衣裳烫得平平整整，叠好放在椅子上。他兴冲冲地爬起来试着一穿，不光合体，而且样式也新--云奶奶近来靠做针线过日子，对服装样式并不落伍。那五穿好衣服过去道谢，云奶奶已经出门买菜去了。他自己对着镜子左顾右盼，确像个极有资财的青年东家，只可惜少一顶合适的帽子，没钱买，赶紧去剪剪头，油擦亮点，卷儿吹大点，也顶个好帽子使唤。

这清音茶社在天桥三角市场的西南方，距离天桥中心有一箭之路。穿过那些撂地的卖艺场，矮板凳大布棚的饮食摊，绕过宝三带耍中幡的摔跤场，这里显得稍冷清了一点。两旁也挤满了摊子。有修脚的、点痞子的、拿猴子的、代写书信、细批八字、圆梦看相、拔牙补牙、戏装照相的。膏药铺门口摆着锅，一个学徒耍着两根棒槌似的的东西在搅锅里的膏药，喊着："专治五淋白浊，五癆七伤。"直到西头，才看见林秸墙抹灰，挂着一溜红色小木牌幌子的"清音茶社"。门口挂着半截门帘，一位戴着草帽、白布衫敞着怀的人，手里托个柳条编的小筐萝，一面掂得里面硬币哗哗响，一面大声喊："唉，还有不怕甜的没有？还有不怕甜的没有？"那五心想："怎么，这里改了卖吃食了？"可那人又接着喊了："听听贾凤魁的小嗓子吧？蹦瓷不叫蹦瓷，品品那小味吧！旱香瓜、喝了蜜，良乡栗子也比不上、冰糖疙瘩似的甜喽……"灰墙上贴满了大红纸写的人名，什么"一斗珠""白茉莉"，有几个人名是用金箔剪了贴上的，其中有贾凤魁。

那五伸手一掀帘，拿筐萝的人伸胳膊挡住他问道："您贵姓？""我姓那呀，怎么着，听玩意还要报户口……"那人并不理会那五的刺话，只把布帘一挑，高声喊道："那五爷到！"

里边就像回声似的喊了起来：一块拥了过来。先请安后带路，把那五让到正中偏左的一个茶桌旁，桌上已摆满了黑白瓜子，几片西瓜。一个茶房送来了茶碗，紧接着就有人送上一块洒了香水的热毛巾。那五伸手去接毛巾，一卷软软的东西就塞到了他手心上。那五擦过脸，低头一看，二十元纸币包着一张字条，上写"风雨归舟"。

那五定下神来，这才打量这茶社和舞台。

茶社不大，池子里摆着七八张桌子，桌子上多半有果盘。

靠后边儿桌空着。前边儿桌子，多半都坐着三五个人。只和他斜吊角靠台边处的一桌上，也是单人独坐。看来比那五还小几岁。西服革履，结着大红底子绣金龙的领带。两廊和后排，全是窄条凳。那儿人倒是挤得满满的，

不过一到段子快刹尾，就忽忽地往外走。等到打钱的过去，又呼呼地坐进来。

这舞台是没有后台的。台后墙上挂了些"歌舞升平"、"声遏青云"之类的幛幅，幛幅下边沿着半月形放了十来把椅子，椅子上坐着各种打扮、浓装艳抹的女人。台前尽管有人在表演，坐着的人仍不断向台下点头、微笑、打招呼。

这时台上一个胖胖的女人，正在唱梅花大鼓"黑驴段"。

她唱完，檀板一撂，歪着头鞠了个躬。台下响起掌声。几个茶房就举着筐箩向两廊和后排冲去，嘴里喊着："钱来，钱来！"

谢！"台口左边，像药店门口的广告板似的也竖着一块板，上边搭着白粉连纸写的演员姓名，在这纷乱声中，捡场的走过去掀过去一张，露出"贾凤魁"三个字。这名字一露，那穿西装的青年就喊了一声："好！"随即伸起胳膊招了招手，一个茶房赶过去，弯着腰听他吩咐了几句什么，接过钱飞快地从人丛中钻到台口，抄起一个方木盘，捧着走上台高声喊："阎大爷点《挑帘裁衣》，赏大洋拾元！"台上坐着的女人台下奔忙的茶房，立刻齐声喊道："谢！"

贾凤魁从座上袅袅婷婷走到台中，笑着朝那青年鞠了躬。

今天贾凤魁换了身行头，蛋青喇叭袖小衫，蛋青甩腿裤子，袖口、大襟、裤口都镶了两道半寸宽的绣花边，耳后接上假发，梳了根又粗又亮的大辫子，红辫根，红辫梢，坠了红流苏，耳朵上戴着一副点翠珠花长耳坠。那五心想："难怪方才坐下时没认出她来！"正在出神，肋岔上叫人捅了一下。回头一看，是送毛巾的那个茶房："五爷！"茶房朝那二十元钞票努努嘴。

他急忙点头，把那卷钞票原封不动又给了茶房。茶房正步奔上台口，拿木板盘托着跑上台喊："那经理点个岔曲《风雨归舟》，赏大洋二十块！"台上台下又是一声吼。贾凤魁走上台前，朝那五鞠了一躬，笑嘻嘻不紧不慢的说了声："经理，我们这儿谢谢您哪！"人们嗡嗡地议论成一片。刷地一下把视线投向了那五，那西装青年站起身来虎视眈眈朝那五盯了一眼，台上响起弦子声这才坐下。一霎时，那五感到自己又回到了家族声势赫赫的时代。扬眉吐气，得意之态不由自主、尽形于色。刚进门时候那股拿架子演戏的劲头全扫尽了，作派十分大方自然！

从这儿开始，茶房就拿着那二十元钞票一会儿放在盘子里送到台上，一会儿悄没声地装作送手巾把给那五塞到手中。

走马灯似转个六够。后来那位阎大爷大概把带来的钱扔干净了，就气哼哼地拍桌子往门外走，茶房一连声地喊："送阎大爷！"阎大爷回眼扫了一下那五，放大嗓子说："明天给我在前边留三个桌子，有几个朋友要一块来给凤姑娘捧场！"那五听了这几句话，浑似三伏天喝了碗冰镇酸梅汤打心里往外痛快。这几个月处处受人捉弄，今天也真尝到了捉弄人的美劲，连画儿韩那儿受的闷气似乎都吐出来了！不过随着这位冤大头出门，茶房取走那二十块钱再没往回送。没过够摆阔的瘾头。他勉强又听了两个段子，感到没兴头了，茶房送话来，贾凤楼正在"二友居"等他。他把几毛小费摆在桌上，起身走去。那茶房一边收钱一边又喊了声："那经理回府了！"他就在"送"的喊声中出了门。

贾凤楼在二友居门口等着那五，一路上楼一路说："天生来的凤子龙孙，那派头学是学不像的！您可帮了大忙了！"虽说就两人吃夜宵，菜可叫了不少。临分手贾凤楼又塞给那五一个红包。到洋车上打开一看，原来就是那五

使了多少遍的二十元钞票。那五算算，那位冤大头今天一晚上少说赏了也有一百五十块，分这点红未免太少。又一想，那家少爷跟这种下九流争斤论两有失身份，会叫他小看。忍了吧，捧角儿还挣钱，也真一乐！路过“信远斋”，他下车买了两盒酸梅料。云奶奶正给他等门。他把酸梅料送进堂屋说：“给您尝尝鲜！”云奶奶乐得眼睛眯成一条缝，忙问：“哪来的钱？”“打牌赢的！”

“往后可别打牌，咱们赢得起可输不起，欠赌帐叫人笑话！”

蚊子轰了，帐子撂下来了，冲个凉快歇着吧！大热的天够多累呀！”

十

那五连着上清音茶社去了十多天，阎大爷少说花了也有一千多块钱。这天竟干脆提个大皮包走了进来。一来一往点了足有十几段。天就耗晚了。警察局有夜禁令，不许超过十二点散场。管事的和贾凤楼来说情，请二位爷明天再赏脸。

那五摇了几下脑袋，算是应允了。阎大爷却不依不饶：“你们不是就认识钱吗？大爷没别的，就几个闲钱，还没花完呢！”这时园子乱了，艺人们也纷纷下了台，凤魁悄没声地走到那五身后拉他一把说：“要出事了，你还不快走！”那五这才从梦里醒来，急忙钻出了茶社。

那五来到门外，才觉出夜已深了。两边的小摊早已收了个一干二净。电车也收了。天桥左边又黑又背，他有点胆怯。

就清了清嗓唱单弦壮胆儿。

山东阳谷县，有一个武大郎。身量儿不高啊二尺半长。

跐着那板凳儿还上不来炕……“有跟车的没有？”一辆双人三轮从身后赶了上来。上面坐着一个穿灰裤褂的人，打着鼾声，脑袋摆来摆去。三轮车夫冲那五问：“上东城去的再带一个啊！收车了少算点！”那五正想乘车，就问：“少算多少钱？”“一块钱到东单！”“一块还少算！”

“您往前后看看，花两块叫得着车叫不着？在这地方一个人溜达，不用说碰上黑道儿上的哥们，就是碰上巡逻队查夜，你花一块钱运动费能放您吗？”拉车的嘴里说话，可并不停车，露出一搭没一搭的派头，车已超过那五去了，那五叫道：“我也没说不坐，你别走哇！”三轮这才停下，推推车上那位说：“劳驾，边上靠靠，再上一个人！”“什么再上一个人？”那人含糊不清地说，“你一个车拉几份客？”“两份。您没看是双座的吗！”三轮车夫连推带搯，把那人往边上挪了挪，扶那五上去坐稳当，把车飞快地蹬起来。车出了东西小道，该往北拐了，他却一扭把向南开了下去：“喂，拉车的，”那五喊道，“上东城，你往哪儿走！”“老实坐着！”那睡觉的客人一把抓住那五的手，另一只手就掏出把亮晃晃的家伙杵在那五腰上，“再出声我捅了你！”“哎哟，您……”“住嘴！”

那五虽说住嘴了，可他哆嗦得车箱板咔咔直响，比说话声儿还大。拿刀的人掐了他大腿一把说：“瞧您这点出息，可惜二十多年咸盐白吃了！”这车左拐右拐，三转两转来到一条大墙之下。这里一片树林，连个人影都没有。拉三轮的停了车，握刀的抓住那五胳膊把他拽下车来说：“朋友，漂亮点，有钱有表掏出来吧！”那五语不成声地说：“表有一块，可是不走字，您爱要请拿走，钱可没有多少，我出来就带了两块钱车钱。”拉三轮的说：“大少爷，没钱能捧角儿吗？我盯了你可不止一天了！”拿刀的说：“少费话，搜！”

搜了个一佛出世二佛朝天，果然只有两块钱，一块连卖零件也没人要

的老卡字表。拿刀的一怒，啪啪打了那五两个嘴巴，厉声说："把衣裳脱下来！"那五从里到外，脱得只剩一条裤衩。然后就垂手站在那儿乱颤。现在他不害怕了，可觉着冷了，上牙直打下牙。

拉三轮的说："皮鞋！"

那五说："您留双鞋叫我走道啊！"

拿刀的说："往哪儿走？上派出所报告去？脱下来！"那五弯腰脱鞋，只觉后脑勺叫人猛击了一掌，就背过气去了。等他醒来，发现鞋倒在脚上。可天还不亮，赤身露体的上哪儿去呢？只好站起来活动活动筋骨，浑身冻的都透心凉了。

慢慢的有了脚步声，有了咿咿呀呀喊嗓儿声。"我说驸马，你来到我国一十五载……"有人一边说白一边走了过来，听声儿是个女的。那五赶紧又躲到树后头。约摸过了半个时辰，天渐渐透白了。有个人弯腰驼背的从他身后慢慢走了过去，那五喊了声："先生……"那人停下来，朝这边望望，走了过来。那五眼尖，还差六七步远就认出来是拉胡琴的胡大头！

胡老师！怎么着？那少爷呀？怎么总不来园子采访了？上这儿练功来了！哭什么？云奶奶老了！""哪儿啊，我叫人给扒光了！"

"咳，这是怎么说的！"胡大头赶紧把自己大褂脱下来给那五披上，可他里边也只有一件没有袖儿的汗背心。看看那五、又看看自己说："不行，这一来不光您动不了窝，我也没法儿见人了，这么着，你先在这儿等会，我找左近人家去借件衣裳。你可别乱动。要不叫警察看见说你有伤风化，还要罚大洋五毛！""这是到了哪儿了？还有警察吗？"

"嗨，您怎么晕了，这不是先农坛吗！"胡大头又把褂子要回去，穿得整整齐齐走了。

那五端详一下方位。冤哉，这儿离清音园只隔着一道街，记得东边把角处就有个挂着红电灯罩的派出所！这时天大亮了，喊嗓的、遛弯的越来越多。那五躲在树下再也不敢动弹，那模样不像被人扒了，倒像他偷了别人的靴掖子！

十一

不到一顿饭时。胡大头领着武存忠来了，武老头还有老远就喊："人在哪呢？人在哪呢？"那五闻声站了起来。武存忠定神一看，哈哈大笑。捋着胡子说："我当是谁呢，听风楼主啊，怎么上这喝风来了？快穿上衣裳嘛！再冻可成了伤风楼主了！"那五接过武存忠的包袱，一看是块蓝粗布，先皱了皱眉头。打开再一看，是一身阴丹士林布裤褂，洗得泛了白，领子上还有汗渍，又吸了口气。武存忠说："这是我出门作客的衣裳，您将就着穿。干净不干净的不敢说，反正没虱子。"那五穿好衣裳，武存忠就请他们一道到家去吃点心。那五问："你们二位早就认识？"胡大头说："我天天在这坛根遛弯，常去看老先生打绳子，见面就点头，没说过话！"武存忠的家就在坛根西边。远对着四面钟，门口一片空场，堆着几垛稻草。稻草垛之间，有两帮人练武。一帮是几个半大孩子，由一个青年人领着练拳。那青年手里拿根藤棍，嘴里叫着号："蹦，劈，专，炮，横！"另一帮是两个小丫头自己在练剑。一边自己念叨："仙人指路，太公钓鱼！"武存忠一边走路，一边指点："小辛，剑摆平，别耷拉头！""你们那炮拳怎么打的！高射炮啊！冲鼻子尖打！"说着话领他们进了个门道，门洞里就摆着架用脚踩的打绳机，地上放了好几盘才打好的粗细草绳。武存忠领他们穿过这里，走进一间小南屋，南

屋迎门放好了炕桌、小板凳，桌中间摆了一盘鬼子姜，一盘腌韭菜，十来个贴饼子。武存忠在让坐的功夫，他老伴又端来一盆看不见米粒的小米汤。

没好的，就是个庄稼饭。

真没想到北京城里还有这样的地方，这样的人家，过这样的日子。他们说穷不穷，说富不富，既不从估衣铺赁衣裳装阔大爷，也不假叫苦怕人来借钱，不盛气凌人、也不趋炎附势。嘴上不说，心里觉着这么过一辈子可也舒心痛快。

他问："武先生还有点嗜好？"

武存忠说："你是说抽大烟哪？我哪有那个福气，上一回是借地方办事，图那种地方不惹眼！我打一天绳子不够两烟泡钱，一家人喝西北风去？也当喝风楼主吗！"那五也笑了起来。喝了几口米汤，他缓过点劲儿来了。吃了口饼子，也觉着满口香甜。凑趣说："您这嚼谷还真是味，明儿我真来跟您学打绳子吧！""您吃不了那个苦！细皮白肉的，干一天手心上就磨得没皮了。您看看我这手是什么手？"武存忠把一只小蒲扇似的手伸到那五面前。那五摸了把，"哟"了一声，真是又粗又厚。光有茧子没有皮，比焊水壶的马口铁还硬实。

胡大头问那五怎么会遇上恶人的？那五不好意思说和贾家兄妹联手作套摆弄人，只说听大鼓散场晚了，如何如何。大头问他在哪儿听的大鼓？那五说："清音茶社。"大头摇了摇头说："唉！听大鼓东城有东安市场。西城有西单游艺社。这清音茶社可是您去的地方吗？"那五说："反正消遣，哪儿不是唱大鼓呢？"大头说："唱与唱可大有分别。清音茶社里献艺的是什么人？有淌河卖唱的，有的干脆就是小班的姑娘。还有是养人的买了孩子，在这儿见世面！光叫人抢了几件衣裳还真便宜了！"那五一听，暗中直咋舌，没想到这里还有许多说道。武存忠听到这里，笑笑说："您要说的是实话，这几件衣裳也许还能找回来。"那五一听，喜出望外："老先生有把握？""那倒不敢说。"武存忠笑笑说，"多少有点路子。这天桥管界的合字号朋友，都跟派出所联着，他们有个规矩，不论抢来的偷来的，是现钱是衣物，十天之内不会动它，防备派出所有人来找。过了十天，他们或是卖或是分，照例给局子里一份喜钱。"那五说："那么我马上去报案。"

武存忠说："只要一报案，当天可就消赃。东西留着不是等报案，凡是报案的都是没门子的。"那五说："那怎么办呢？"

武存忠说："我也不知道怎么办，不过可以托人打听一下。"

还是那句话，得是偷的抢的。若是报私仇，斗势力，后边别有背景，派出所管不到这个范围，所以我问你是不是实话。"那五脸红一阵，摇摇头说："话是实话。东西不用找了，这点玩意我买得起，犯不上再劳您费心。"武存忠笑笑，再没说什么。

吃过饭，胡大头就要送那五回家，那五心想穿这一身苦大力的衣裳进城，难以见人，就说："我把衣裳穿走怎么办，不耽误武老先生用吗？麻烦您上云奶奶那儿给我取一身衣裳来。我在这儿等着。"武存忠不明白那五的心理，忙说："你穿走吧，有空送来，没空先放在那，我不等穿。"大头明白那五的意思，心里嫌他这股死要排场劲，就说："不瞒您说，我送您回家是顺路上票房去说戏。下午、晚上又都上园子，我哪有空再来接您呢！作艺吃饭的人，工夫就是棒子面，我哪有半天的闲工夫？"那五只得和胡大头一同告辞。出来时草绳机已经开动了。

只见满屋尘土草屑，呛得睁不开眼，那个叫号练拳的小伙子赤着胸背，一边踩踏板，一边往机器里续草。那两个练剑的小姑娘头上包了毛巾，蹲在地上盘绳子。那五看了看，觉着实在不是他能干的营生。疾走几步穿过那过道，让武老先生留步。

武存忠拉住那五的手说：“我和您祖父有一面之缘。又比您虚长几岁，我就卖卖老，嘱咐您几句话。”“您说，您说。”“依我看家业败了，也未见得全是坏事。咱们满族人当初进关的时候，兵不过八旗，马不过万匹。统一天下全靠了个人心向上立志争强。这三百年养尊处优，把满族人那点进取性全消磨尽了，大清不亡，是无天理。家业败了可也甩了那些腐败的门风排场，断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命脉，从此洗心革面，咱们还能重新做个有用的人。

乍一改变过日子的路数，为点难是难免的，再难可也别往坑蒙拐骗的泥坑里跳。尤其是别往日本人裤裆下钻。宣统在东北当了儿皇帝，听说北京有的贵胄皇族又往那儿凑。你可拿准主意。多少万有血性的中国人还在抗日打仗。他们的天下能长久吗？千万给自己留下后路！”那五说：“这您倒放心。政界的边我是一点也不敢沾。我没那个胆量！”武存忠几句话说得那五脸上直变色，越琢磨越不是滋味。

他忽然感觉到：原以为自己与贾凤楼合伙捉弄人的，到头来倒像是自己叫人捉弄了。原来自己不光办好事没能耐，做坏事本事也不到家！不由得叹了口气！

胡大头错会了意，就说：“武先生说的是好话，你别挂不住。依我看，你也该找个正当职业，老这么没头苍蝇似的不是办法！前些天听说你又辞了画报的事。这我倒赞成。那些报棍子吃艺人、喝艺人，还糟踏艺人，梨园界没有人不骂的！”那五说：“就算我想改弦更张，干什么去好呢？”胡大头说：“只要拉下脸来，别看不起卖力气活，路还是有的。”那五想了想：“您教我唱戏怎么样？”

大头笑了出来，说道：“少爷呀少爷，您算是江山好改秉性难移了。这张口饭是这么好吃的吗？坐科是八年大狱呀！出来还要再认师傅，何况您都这么大岁数了。按我跟府上的交情，给您说几出戏算什么，可那能换饭吃吗？”那五说：“我也不求下海，也不想成名。能会几出在票房混混，分俩车钱，拿个黑杆儿就行！我小时候跟我爸爸学了几段，您不还说过我有本钱吗？”胡大头看出这那五是再也难学会安分守己老实地谋生活了，便不再进言。

云奶奶见那五半夜没回来，急得整宿没睡，一早起就给菩萨上香，祷告许愿，求佛爷保佑少爷别出差错，让她死后难见老太爷。看到那五这么个打扮回来了，城不城乡不乡，粗布裤褂又大又肥，脚下却一双锃亮的新皮鞋，实在哭不得笑不得。及至听说他遇了险，又哆哆嗦嗦地劝告，求那五安生在家，再也别去惹祸。她拿衣裳给那五换过。把武存忠的衣裳洗干净，压板正，又不声不响放了两块钱在那衣裳口袋内，等武存忠来取。过了两天，胡大头来了，说是来东城票房说戏，顺便把衣裳给武老头带回去。

云奶奶说：“又劳动您了不是，好歹赏个脸，吃了饭再走，要不我心里不落忍。”胡大头在府里原是见过这位姨奶奶的，也就不客气。喝茶的功夫，那五又提学戏的事，大头哼哼哈哈，不说准话。过一会那五出去买菜去了，云奶奶就问：“刚才怎么个话头儿？”大头就说那五想跟他学戏。“老太太，您想想十年能出个状元，可未必出个好戏子，他这么大岁数了，能吃那个苦吗？”

这不是又云山雾沼吗？"

云奶奶说："胡大爷，看在我面上，您收他吧。我不求他能挣钱，只要有个准地方去，有件正经事拴住他，他没空再去招三惹四，您就积了大德了！"大头想了一想，等那五回来时，就对他说："您要学戏也行，一是进票房跟大伙一块学，我不单教你；二是你可别出去说你是我的徒弟！"那五说："这都依您，就这票房得出钱，我有点发怵！"大头说："这你放心，我带着你去，他们不能收费。"从此那五就学了京戏。

十二

这票房有穷富之分，票友有高下之别。一等票友，要有闲，有钱，还要有权。有闲才能下功夫，从毯子功练起；有钱才能请先生，拜名师，置行头；有权才能组织人捧场，大报小报上登剧照，写文章。二等的只有钱有闲，也能出名，可以租台子，请场面，唱旦的可以花钱拜名师。然后请姜妙香、言菊朋等名角傍着唱。三等的既无钱又无权，也要有条好嗓子，有个刻苦劲，练出点真本事，叫内行外行都点头，方能混饭吃。那五算那一等呢？他只是跟着胡大头，作为朋友，到票房玩玩。跟着转了两年，学会几出不用多少身段的戏。《二进宫》、《文昭关》、《乌盆记》。别人花钱租行头、赁场子也没有让他过瘾的道理，所以一直没上过台。

日本投降前，云奶奶给人洗洗缝缝，还能挣口杂合面。国民党一回来，贪污盗窃，投机倒把，苛捐杂税，没有谁做新衣裳了，也没有谁把衣服送出去洗了。只得让那五搬到北屋与她同住，南房腾空，贴出一张招租的条儿去。这时房子也并不好租。因为解放军节节胜利，有钱人，当官的纷纷南逃，空下不少房子。普通百姓能将就则将就，物价一天三涨，谁还有心搬家换房？云奶奶当尽卖空，三天两头断顿儿了。

那五没机会上台，总得想法混饱肚子。那时社会上不光有唱戏的票友，还有"经历科"的票友，专门约业余演员凑堂会。那五先是经这些人介绍到茶馆唱清唱，后来又上电台去播音。茶馆只给很少一点车钱，电台连车钱也不给，但是可以代播广告收广告费。三个人唱《二进宫》，各说各的广告。

杨波唱完："怕只怕，辜负了，十年寒窗，九载遨游，八进科场，七篇文章，没有下场。"徐延昭赶快接着说："妇女月经病，要贴一品膏，血亏血寒症，一贴就能好。"徐延昭唱完"老夫保你满门无伤"。杨波也倒气似的忙说："小孩没有奶吃是最可怜的了，寿星牌生乳灵专治缺奶……"电台有个难得的好处，就是广播时报名。唱上几回，那五的名字在听众中有了印象。南苑飞机场的地勤人员办个业余剧团，请正式的艺人来教戏没人敢去，转而找到电台。请清唱的人去教。说好管饭管住，一月给两袋面。那五一想，这比在电台磨舌头有进项，就应邀去了南苑。到那一看，所谓管住，不过是在康乐部地板上铺个草垫子，放两床军毯。而管吃呢，是开饭时上大灶上领两个馒头一碗白菜汤。想不干吧，又怕得罪老总们挨顿臭打。硬着头皮呆下来了，好处也是有的，大兵们个个是老斗，你怎么教他怎么唱，决不会挑眼。那五教了一个月，还没教完一出《二进宫》，解放军围城了。两边不断的打枪打炮。他一想不好，再不走国民党拉去当了兵可不是玩的，就押去挖战壕也受不了！死说活说要下两袋面来，离开飞机场，找个大车店先住下。这两袋面怎么弄走呢？跟大车吧，已经没有奔城里去的车了。雇三轮吧，三轮要一袋面当车钱，他舍不得。等他下狠心花一袋面时，路又不通了。急得他直拍大腿唱《文昭关》。唱了两天，头发倒是没白，可得了重感冒。接着又拉

痢疾。大车店掌柜心眼好，给他吃偏方，喝香灰，烧纸，送鬼，过了一个多月才能下地，瘦的成了人灯。他那一袋面早已吃净。剩下一袋给掌柜作房钱。掌柜的给他烙了两张饼送他上路。就这么点路，他走了三天才到永定门。

来到家门口，大门插着，拍了几下门，里边有了回声，一个女的问：“谁呀！”那五听着耳熟，可不像云奶奶。看看门牌，号数不错。就说“我！”“你找谁？”

“这是我家！”

门哗啦一下打开了，是个年轻的女人。两人对脸一看，都哟了一声。还没等那五回过味来，那女人赶紧把门又推上了。

那五使劲一推门，一个踉跄跌进门道里。那女人赶紧又把门关上，插好，朝那五跪了下去。

五少爷，咱们远无冤近无仇的，您就放我条活命吧，以前的事是贾凤楼干的，我是他们买来挣钱的，没有拿主意的份儿呀！”“别，别，凤姑娘，您这是打哪儿说起。我没招您惹您，您怎么找到我家里来了？”云奶奶这时候赶到。直着眼看了一会儿，先把凤魁拉起来，又把那五扶起来。把两人都叫进屋，才问怎么档子事。那五说：“我差点没死在外头，好容易挣命奔回来，我知道是怎么档子事？”凤魁这才知道那五确是这一家的人，不是来抓她的，后悔吓晕了头，再也瞒不住自己身份了。这才说她租云奶奶房住时隐瞒了真情。她从小卖给贾家，已经给他们挣下了两所房子。现在外边城围得紧，里边伤兵闹得凶，没法演唱了，贾家又打算把她卖给石头胡同。楼下醉寝斋主暗暗给她送了信，她瞧冷子跑出来的。先在干姐妹家藏着，后来自己上这儿找了房。说完她就给云奶奶跪下磕头说：“我都说了实话了。救我一命也在您，把我交给贾家图个谢礼也在您！我不是没有良心的人，您收下我，这世我报不了恩，来世结草衔环也报答您。”云奶奶叹口气，拉起凤魁说：“我也是从小叫人卖了的。

要想害你早就把你撵出去了。你一没家里人看你，二没有亲朋走动，孤身一人，听见有人敲门就捂心口，天天买菜都不出门，叫我给你带，我是没长眼的？早觉着你有隐情了，只是看你天天偷着哭鼻子抹泪，咱娘俩又没处长，我不便开口问就是了。我没儿没女，你就作我闺女吧。不修今世修来世，我不干损德事！”凤魁痛痛快快的叫了声：“妈！”娘俩搂着哭起来了。那五说：“你们认亲归认亲。这凤姑娘总这么藏着也不是事，纸里还能包住火吗？”云奶奶说：“你看这局势，说话不就改天换地了？那边一进城，这些坏人藏还藏不及，还敢再找人？放坏？”那五沿途过了解放军几道卡子，看到了阵势。点头说：“这话不假，那边兵强马壮，待人也和气，是要改天换地的样儿。”云奶奶问凤魁和那五是怎么认识的。凤魁不肯说，云奶奶生了气：“你还认我这妈不认了？”凤魁说：“少爷就是听过我的玩意儿。”云奶奶说：“不对，那不至于一见面你就吓得跪下！”凤魁无奈，只好遮遮掩掩的说了一下那五架秧子的经过。

云奶奶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什么也不说，只是拿眼看看那五。那五在一边又搓手，又跺脚，还轻轻的打了自己一个嘴巴说：“我也叫人蒙在鼓里了不是？”凤魁也替那五开脱说：“这都是贾凤楼的圈套，五少爷是不知细情的！”云奶奶朝门外作了个揖说：“那家老太爷您也睁眼瞅瞅。

这大宅门里老一代少一代净干些什么事哟！”凤魁很讲义气，把她偷带来的首饰叫那五拿出去变卖了，三口人凑合生活。又过了个把月，北平和平

解放了。云奶奶和凤魁这才舒了口气，可就是那五仍然愁眉不展的。凤魁问他："有钱有势的地痞恶棍怕八路，是怕斗争、怕共产，您愁个什么劲呢？"那五说："你不出去，你也没看布告。按布告上讲，八路军在城市不搞乡下那一套。有钱的人倒未必发愁。可就是我没辙呀！八路军一来，没有吃闲饭这一行了，看样不劳动是不行了。"凤魁说："您还年青，学什么不行？拉三轮，掏大粪什么不是人干的？您读书识字，总还不至去掏大粪吧！""说的也是，我就担心没有人要我。"

十三

过了些天，派出所警察来宣布：凡是在北京的国民党军政人员，全算起义，在家眯着的可以到登记站报到。能分配工作的分配工作，要遣散的可以领两袋白面和一笔遣散费。那五在街上看看穿军装的八路和穿灰制服的干部，待人都挺和气。就把他从飞机场拣来当小褂穿的一件破军装叫云奶奶洗了洗，套在棉袄外边，坐车上南苑登记站去。登记站门口排了好长队。老的、少的、瞎子、瘸子都有，个个穿着破军装。

那五就在后边也排上。好大功夫他才进了屋，屋里一溜四个桌子，每个桌子后边都坐着军管会的人。那五看到最后一张桌是个十几岁的小兵，就奔他去了。

"劳你驾，我报个到。"

"叫什么名字？"

"那五。"

"哪个部门的？"

"南苑飞机场，我是国民党空军。"

"什么职务？"

"教员！"

那小兵去到身后，从一大叠名册中找出一本翻了一遍，放下这本换了一本，又翻了一阵。

"你是什么教员？"

"唱戏的教员。"

"归哪一科？"

"没有科，票房的！"

这时另一个桌上有个四十多岁的人就走了过来，上下看看那五说："一个月多少饷？"那五说："管吃管住，一个月两袋面。"四十多岁的人对那小兵说："你甭翻了，国民党军队没这么个编制！"又对那五说："要有军籍才算起义士兵，你不在册。"那五说："那么我归谁管呢？也得有个地方给我两袋面吧？"四十多岁的说："你教什么戏？"

"国剧！我唱老生。这么唱：千岁爷……" "知道了，你上前门箭楼，那儿有个戏曲艺人讲习会，他们大概管你！"面虽没领到，可是摸到了解放军的脾气，这些人明知你是唬事儿，也不打你骂你。那五挺高兴。回家把军装脱了，又换上件棉袍，坐电车奔了前门。

前门对着火车站，人山人海。还有人在箭楼下泼了个冰场，用席围起来卖票滑冰。他好不容易才找着道上了楼梯。刚一进门楼，就碰上二十多岁，白白净净，浑身灰制服又干净又板正的女干部。她问那五："您找谁？" "听说这儿有个艺人学习班，我来登记。" "噢，欢迎，进屋吧。"原来门楼里还隔开了几间屋子。那五随女干部进了把头的一间。女干部在窗前坐下，让那

五坐在他对面。"叫什么名字？""那五。"

"什么剧种？"

"国剧，现在叫京剧。"

"哪个行当？"

"老生。"

"哪个班社的？"

"我，我没入班社。"

"那怎么唱戏呢？"

"上电台；也上茶馆。"

"您等等吧。"

女干部转身出去了。过了一会儿回来对他说："我打电话问了老梨园公会的人，没有您这一号啊！""我确实靠唱戏吃饭！""谁能证明呢？"

那五眼睛一转，立刻说："我师傅，我师傅是胡大头！我是胡大头的徒弟。"女干部笑了："你师傅叫胡宝林吧？"

"哎，就是他。"那五心里直打鼓，他不知道胡大头还有别的名字，这名字是不是他。

女干部又出去了。一会儿领进一个人来，这人也穿一身崭新的灰制服，戴着帽子。那五一看正是胡大头。忙叫："师傅！""哎哟，我的少爷！"胡大头跺着脚说，"如今是新中国了，你也得改改章程不是？可不许再胡吹乱谤了！您算哪一路的艺人呀？"那五说："算什么都好说，反正得有个地方叫我学着，自食其力呀！"胡大头说："您找武存忠去！他有俩徒弟是地下工作者。"

他们正成立草绳生产合作社，他能安排人。"女干部听得有趣，忙问："这位先生，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"胡大头说："他要填表可省事，什么也没干过！"那五说："您怎么这么说呢？我不还当过记者吗？"胡大头顶了他一句："对，您当过记者！还登过小说呢！"女干部睁大眼睛问："真的，登过小说？"那五说："登是登过，不过，没写好……"女干部责任心很强，她虽然分工管戏曲，可是她那机关也有人管文学，就叫那五回家把他的原稿、当记者时的报纸全拿来。另外写一个履历表。

那五一看有缓。千恩万谢出了门。下午就把女干部要的东西全抱来了。他犹豫了一下，没说那本《鲤鱼镖》是买别人的。万一女干部说那书不好，再说明这来历也不迟。

女干部当晚就看了他的履历，又花几个晚上看了小说和报纸。终于得出结论：此人祖父时即已破产，成分应算城市贫民。平生未加入任何军、政、党派、政治历史可谓清楚。办的报纸低级黄色，但并没发表反共文章或吹捧敌伪或国民党的文章，不存在政治问题。小说虽荒诞离奇，但谈不到思想反动。文字却是老练流畅，颇有功底。对这样的旧文人，按政策，理应团结、教育、改造。等那五三天后来问消息时，她已和某个部门联系好了，开封信叫他上一个专管通俗文艺的单位去报到。

正是：错用一颗怜才心，招来多少为难事！此后那五在新中国又演出些荒唐故事，只得在另一篇故事中再作交代。

